

跨越时空的女性生命共同体

当多数作品还在重复“娜拉出走”这个陈旧命题时，郭爽已深入“出走后怎样”的鲁迅式思索。

□ 撰稿 | 冯新平

郭爽的《肯定的火》以三部中篇构筑了一座精密的多维叙事棱镜，在代际女性的命运折射中，呈现出主体性建构的复杂光谱。这部作品既延续了作家对亲密关系与身份政治的持续勘探，更以先锋的叙事实验，在“成为自己”这一现代性命题上刻下了独特的文学印记。

《拱猪》《九重葛》《烧画皮》构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女性生命共同体。

《拱猪》中，郭爽以人类学的敏锐，解剖了“饭圈文化”与母职神话的镜像结构。单身母亲通过自我牺牲确立的权威，与女儿借偶像崇拜获取的主体性，在消费主义的荧光海中达成了悖论性和解。这种代际张力在《九重葛》中发展为更复杂的共生系统——作家借用植物生态学视角，使两个家庭三十年的恩怨呈现出藤蔓缠绕的生存智慧。九重葛尖锐的刺与艳丽的花，成为伤害与滋养同源性的绝妙隐喻。

《烧画皮》的元叙事实验具有范式革命意义。当作家角色在停电中说出“我们都是自己故事的NPC”时，郭爽不仅解构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权威，更揭示了算法时代的存在困境。反复出现的“停电”意象构成精妙的叙事开关，当现代照明系统失效时，那些被数据流量遮蔽的生命本相才得以显影。这种处理既延续了张爱玲“倾城”叙事的生存洞见，



《肯定的火》
郭爽著
译林出版社 2025年5月

又注入了数字时代的新维度——在虚实交织的语境中，如何确证自我的真实性？

郭爽的语言实验呈现出鲜明的在地性突围。贵州方言的粗砺质感被锻造为抵抗标准化生存的利器，这些词语超越了地域色彩，成为存在困境的文学表达。这种语言策略与小说中下岗潮、粉丝经济等时代症候的私人化处理相互映照，使作品兼具文学质感与社会学厚度。

“淬火叙事”是这部作品最核心的美学创新。郭爽摒弃了简单的受害者叙事或英雄主义模式，转而关注创伤后的结晶过程——就像《烧画皮》中病床写作的作家，其文字既是伤口的分泌物，也是愈合的结痂。当母亲们在化疗间隙打理花园，当女儿们在偶像工业废墟上重建自我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廉价救赎，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存在确证。

这种叙事伦理使《肯定的火》区别于同代女性写作。当多数作品还在重复“娜拉出走”这个陈旧命题时，郭爽已深入“出走后怎样”的鲁迅式思索。她笔下的女性既非欲望斗士也非都市隐士，而是在日常炼狱中淬炼出带伤的智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部作品不仅照亮了女性成长的幽径，更提供了关于“如何活着”的文学方案——那簇“肯定的火”，终究是历经淬炼后的生命结晶。■

书讯

《天津工人：1900—1949》

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产、生活的劳工史、城市史经典著作，从劳动雇佣、衣食住行到婚丧节庆，全景还原近代天津工人生活现场，再现天津城市化进程。